

目 录

总字（第三期）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日）

一、雷波县农民暴动亲身记（二）.....	1
二、记黄琅民众抗暴斗争二、三事.....	12
三、孙毓声图财谋杀案.....	22
四、雷波县解放情况的调查.....	24
五、瓦岗简介.....	28
六、美国飞机坠毁的见闻.....	29
七、开辟瓦岗地区工作的一支先遣队.....	36
八、忆开辟凉山南部工作的片断.....	41

雷波县农民暴动亲历记（二）

文 健

在三十年代初，雷波县曾经接连两次发生驱逐县长的农民起义。我是参加这两次起义的亲历者。现仅将驱逐县长雷义荣的情况，记述如下。

这次起义，在地方人士中牵涉较广，且又事隔五十年，不仅经过的时间记不确切，连很多参加的人名也记不起了。敬希当时的知情者给予补充、指正。

1934年5月，雷波县长吴峻之以“不察边情、激起民变”的罪由被撤职后，四川军务督办公署委任了四川内江人雷义荣继任雷波县长。

雷义荣是军人出身，迷信武力对民众的威摄作用。他受委后，以前任雷波县长吴峻之因没有武力致招民变为由，呈准督办公署，由21军刘湘部派兵一营进驻雷波，归其指挥。

雷义荣到雷波后，第一把“火”就是召开全县乡镇长会议。在会上雷义荣提出“约法三章”：第一、为了防各彝患，保障治安，各乡民团未经县府批准，不得随意征集，如有彝乱滋扰，概由驻军出击；第二、为了维持军政费用的开支，要增收田赋税一成，并增收见十抽一的百货捐；第三、各区、乡、镇应严防异党分子勾结边民蠢动。

雷义荣是一个独断专横的人，他以为这个“施政纲领”是一经宣布就会顺利实行的，没想到城厢镇长刘纬武在会上立即提出反驳意见。刘纬武说，第一，彝乱出扰有如雷鸣电闪，一瞬即逝，只能由民团立予反击，决不能坐待驻军的珊珊而来；第二、边地人民穷已甚，增加捐税将会导致民不聊生，前任县长可作前车之鉴；第三、边地汉人也不懂什么叫共产党，彝人连汉语都不懂，怎么会被“异党分子”勾结呢？其他乡镇长觉得刘纬武说得有理，也都表示附和。但雷义荣自恃他手中有枪，并不采纳乡镇长的意见，不仅对田赋强行增收，而且下令驻军士兵，对农民进城卖鸡蛋的见十抽一，卖木柴的每背抽三块，卖草把的也要抽十分之一。最使人民感到不满的是，一些卖布匹和针头麻线赶溜溜场的小商，背货进城，商品被抽十分之一，在城里当然卖不完，第二天出城去赶乡场又要抽收十分之一。一进一出都要抽收一成。小商们为了保住血本，只好在商品上提高售价。这样一来，不到三个月弄得天怒人怨。

二

1934年5月廖煥之被撤职时，对黄昌俊和我（文乾庚）的“通释令”虽同时得到撤销，但我们在外地没有办法谋得一个工作，于是只得回家乡来。在决定回雷波前，我们曾慎重地商量过，回去把情况弄清楚，再向廖旭龄、杨毅同志进行联系，在未取得联系前多做些启发民众的工作，不要再轻举妄动。

阴历六月底，我们回到雷波，乡亲们见了我和昌俊，都为我

两人“大难不死”而庆幸，但对李葆全和李桐浓、李桐芬的牺牲却掩不住怀念和痛恨官府的心情。特别是顺城乡原来经过我们训练的那五六十个年轻人，他们并不因撤换了县长就平息了怨气。他们把怨气集中在“县衙门”，说要寻找机会为李家叔侄报仇。那时，我和昌俊虽然对葆全叔侄的牺牲很痛心，但经历了几个月的磨炼，我们更懂得没有同共产党取得联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绝不能意气用事，因而我们劝这些人说：冤有头，债有主，吴峻之已经去了，只要雷义荣能吸取教训，关心民众的休养生息，大家勉强活得过去，就暂时让这个“衙门”存在。

但是，“冤债债而风不息”！我和黄昌俊商定的，争取在一个比较平静的环境中对民众进行启发宣传工作的计划，不符实际了。七月中旬的一天，县政府来人口头通知我和昌俊说，明天上午，雷县长在县府二堂客厅约见。当天晚上，我同昌俊估计，雷义荣找我们见面，主要是想看看我们是两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商定应付的原则是：态度和顺，答话简单，多听少说。第二天我们到了县府二堂，雷义荣很礼貌地把我们迎入客厅就座。差役送上烟茶后，雷义荣做起很关心的样子，询问了一些在外面的生活和家庭情况。大概是他见我和昌俊都是后生小子，用不着太谦虚。随后转入正题就摆起架势来了。他说，雷波是蛮彝之地，随时应防止彝乱出扰。加上动乱之后，亟需安定。故上峰特派兵一营由本县长亲率来雷，以靖边防。他说，李葆全叔侄事件已成过去，请转达本县长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他说，你们是县中的英才，

上峰也是知道的，今后希望多做些安定地方的工作，切不可听信异党分子宣传，对乡梓不利。最后他还说：如有什么问题，可直接来找我本县长，我一定予以解决。我和昌俊听完他的讲演，唯唯点头，随即告辞了。

三

在雷义荣约见我们之前，由于他强行增收税捐，已经使全县民众怨声载道。刘纬武因曾第一个在会上反对雷义荣的措施，与雷义荣之间的关系也已弄得很紧张，他早已在同李仲云积极组织顺流、顺河、马角三乡农民进行反抗。这种情况我们是知道的。因此，黄昌俊和我出得县府，立即去找刘纬武、李仲云两位前辈，把雷义荣的谈话向他们汇报。刘是我的七舅父，李是禄全的二哥，我们是可以说私话的。经过分析讨论，我们一致认为：雷义荣对地方人士，不止是消极防范的问题，到了他需要时一定会使用残酷镇压手段的。因之，我们应当针锋相对，争取主动，先发制人，或者消灭他，或者迫使其缴械投降后将其驱逐出境，使省上意识到雷波县的老百姓是不好欺侮的。

当天晚上我们就商定，起义工作由刘纬武、李仲云其成，并决定由黄昌俊和我赴汶水、黄琅、永盛三区乡进行宣传联络。我们在各乡的同学和青年朋友多，通过他们进行工作，效果很好。尤其是黄琅区的朋友们表示，只要县城起事，他们立即组织人枪阻断大岩洞、金刚背一线险关，外拒来兵增援，内阻雷义荣逃走。九月初，我同昌俊回到县城，刘纬武和李仲云听了各区乡的表态，

都很高兴。

四

九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和黄昌俊坐在正街曾克襄家门口和几个朋友闲谈，突然来了十几个手持武器的士兵将街堵截，其中一个人指我们喊叫，就是他两个，捉住！好在我们熟悉地势，立即退入天井，从屋后晒楼跳下，经过林家院子由后门回到我的家里。我们知道城里不能住了，随即出大门穿过尚王宫，在武庙前面跳下城墙，直奔天堂庙孙绍斌家，叫他立即组织附近十几个青年武装，向城里的来路进行警戒。我们即去到高那儿不远的李仲云家，把情况告知了他。

第二天晚上，刘纬武来到李家，说昨夜城内道署戒严，捉拿“异党分子”使他通夜未眠。今天早上李仲云进城，他才知道我们已安全脱险。刘纬武是一个外表粗犷，脑筋细致的人。他说，雷义荣自持手下有一营兵力，要在地方出事了，抓你们两人就是一个信号。他认为先下手为强，要赶在雷义荣捉出我们前将他击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认为不能再犹豫了，只有立即行动一条路可走了。我们决定：如准备顺利，在九月底就起事，至迟也不能拖过十月初头。当时确定的具体计划是，城内组织五十到一百人为内应，城外以顺城、顺河、乌角三乡民团为主力，并派人通知外三区。应于九月底作好响应县城起事的准备。

五

我们的行动大概是被雷义荣察知了。九月二十七日，以借口城内甘、刘、谢、郭几家绅粮反对他的加税抽捐等措施，将所有头面人物一律拘捕监禁（仅刘纬武一人溜出城外）。同时把他的兵力全部集中在城内。白天对进出城门的人一律施行搜身检查，夜间全城戒严不许通行，空气异常紧张。

二十八日，城区三乡一镇负责人齐聚清海子李仲云家开会。会议由刘纬武、李仲云主持。会上决定十月初二凌晨开始攻城，并推定以刘纬武为总指挥，李仲云为副指挥。黄昌俊协助策划联络。

在上次起义中，黄昌俊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当时他的指导思想是本着共产党员杨梧同志的指示：暴动成功后即宣布雷波独立，并立即与“南六”余洪泽游击武装取得联系，建立川南革命根据地。但由于没有斗争经验，过分顾虑群众，企图刀不刃血就获得成功，结果失败了。这次，他虽不是地方的当家人，不承担任何名义，但在组织动员上，他还是核心人物，在攻城时他是三个临阵指挥之一。

六

阴历十月初二凌晨，攻城开始。初一夜半，所有预定参加暴动的各乡团队，均在南田坝天堂庙集中，接受任务。

乌角乡汉彝团队二百人，由黄昌俊指挥直攻西门。

顺城、顺河两乡各三百人，由刘纬武指挥直攻南门，并以一部份兵力佯攻东门。

在顺城乡团队里选出五十人为敢死队，由文乾庚率领，从武庙前用梯子登城墙，倒击南门一带之敌，并相机直捣县府。

外东靖远乡本是附城最富强的乡，他们的武器和队丁体质都比其他各乡较优，但由于上次起义驱逐吴峻之时，他们站在吴一边，事后为虎作倀，扶持吴峻之卷土重来，致使李树浓弟兄惨遭杀害。为防他们再度混水摸鱼，所以我们没有动员他们参加，但临起事前夕也曾托顺城乡保长吴应才去进行解说，希望他们保持中立。吴应才是城内商家谢洪猷的外侄，谢与靖远乡张顺才、付正兴两家关系密切，吴是暗中倾向靖远乡的，我们委托他去说，他是懂得这个用意的，所以在我们起事中吴应才虽没有出过力，但也没有进行破坏，持中立态度处之。

里平乡原只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我们虽然将起义的时间通知了他们，是没有给他们什么任务的，但初一晚上，他们却派了一百人进驻城东制高点梓潼宫。一听到枪声，他们就直下猪市坝，阻断半边街、唐家院子一带，防堵城内敌人外逃，成为独当一面的力量。

七

雷义荣在扣捕城内士绅后，他知道一场惨酷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了。他把重兵布署在南门，西门的防守力量就比较薄弱。攻城开始后，南门守敌利用其比较好的武器进行顽抗。直到午后三时左右，黄昌俊指挥的乌角汉彝团队首先攻破了西门，立即直扑城中心，南门守敌感到腹背受敌，乃放弃南门经南街、正街向街

门撤退。城里的内应人员，在乌角团队攻破西门时即进占八角楼、西樵子，截击由南门撤回之敌。敢死队乘敌慌乱之际，由禹王宫穿过青龙巷，直扑县衙门。敌人虽曾在头门和大堂等处进行抵抗，但敢死队因地势熟悉，进入正街即从衙门坝右侧出吴家茶馆后门，绕到防守头门的敌人之后，很快就占领了仪门东面衙神庙的武器库。守卫县府的敌人见大势已去，纷纷经赦家院子向东街及守备衙门一带退走。我率领的五十人敢死队，一个伤亡也没有，在占领了全部县衙门后立即从速搜查。我同乌角乡霖保保长蔡德贤搜到平旻楼侧的档案室内，在一个卷柜后发现了雷义荣。他见了我，站起来问：你要做什么？本来说我右手是紧握住上了槽的手枪的，但看到他是空手，我也就将手枪插入腰间。没想到他竟然装模作样地指着我说：你个共产党，要造反了！我一时怒从心上起，顺手从背上拔下马刀，向他劈去。不料蔡德贤胆小，他怕把“县长”砍死了，顺手将他的小披毡一挡，雷义荣又躲闪了一下，没有砍中他。几个敢死队员上来把雷捆住，带到大堂同其他俘一起看守着。我们继续出赦家院子向东街一带搜查。在李翠翠家的一个柴堆中，我又发现了雷义荣的贴身马弁，就是那天带人在街上想抓捕我和黄昌俊的那个家伙。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的手枪还没有举起来，我已先给他一枪，打断了他的右手。

听到雷义荣已经被捉住，他的兵都放下了武器。还没到黄昏，城内的敌人已全部肃清，战斗完全结束。

雷义荣被活捉了！雷波人民胜利了！全城一片欢腾。

第二天，由刘纬武和李仲云出面，邀请参加暴动的有关人员和地方各界头面人物在县政府开了一个会。会上商定了暴动后的八点善后处置。

第一、组织一个代表县政府的临时机构来维持秩序。

黄昌俊虽是暴动的组织者，但他是个幼小丧父的贫苦孤儿，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我虽然祖辈父辈都有点小名气，又是粮户，上一次反吴峻之的暴动中又出了名，但毕竟太年轻。更主要的是并没有“宣布雷波独立”，所以这个临时机构中我和昌俊都没有挂名。记得除了刘纬武、李仲云外就是自从监狱中放出来的谢宏文、甘静夫等组成。县政府那个摊子就推定一个姓柯的司法去看管。

第二、关于雷义荣的处理问题。

由于我当时没有把雷义荣砍死，又不能进行公开审判把他枪决，我和昌俊就不好再下他的手了。雷义荣已提出要求，希望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并请求从汶水、黄琅、大岩洞送他出境。当时我为了雷波人的尊严，反对雷义荣经过本县的地方出境，坚持雷义荣只能由燕子岩渡口过云南。我说，如果地方诸公答应了雷的要求，派人押送他经黄琅出境，那我就要追到美口山上把他杀掉，结果决定由燕子岩将雷义荣驱逐出境。

第三、关于缴获枪枝的处理。

雷义荣带来的部队，名为一个营，实际只有二百多人枪。会

议决定，参加暴动的各乡，破城后缴到的武器，各乡仍存乡，作为公枪，发归私人（缴获者）使用，但不得转卖。乌角、顺河两乡团队的彝族，打仗勇敢，得枪最多。城厢“内应”也缴得一些枪。我个人也夺得手枪和汉阳步枪各一支。我把它送给了顺城乡。

第四、关于雷义荣带来的官兵的处置。

打死了的，一律给予棺材安埋，伤的，给予医治，其余人员由公款内资遣出境。

第五、关于上次暴动的有关案卷问题。

我和黄昌俊提出，在反对吴峻之时，有关李葆全等“共产党”案卷，应全部清出，彻底销毁，免遗后患。

第六、在清海子边修建的李烈士祠，应从速完工，入祠李葆全、李树浓、李树芬叔侄。

第七、各乡镇应继续组织力量，加强训练，严防“县衙”的后台进行反扑。

第八、对雷义荣的劣迹和暴行除专呈报省外，并通电全省各大报纸。

九

要逼雷义荣成功了，被雷义荣关押烈士绅自由了，全县各乡镇的头面人物也都来到县城进行各种活动，真是鱼龙混杂，各显神通。

过几天，刘湘来了电报，略带威胁地说，省里已选定贤员由部队护送前来接替雷义荣的县长职务。

不久，新县长吴钧（乘衡）轻装简从来上任，随后二十军部队才陆续到来。

雷波在紧接的两个年头中，连续爆发了两次农民起义，不但使邻近各县瞩目，省里也感到惊心了。省里为了不再刺激雷波人民，指示新县长上任不再用“三把火”，而用一张安民布告，为使边地民众得到休养生息，田赋仍按原来的定额征收，前两届新增的所有赋税苛捐一律取消，今后县里应兴应革事项，应于事前送边地方各界代表商量后再办。

十

在新县长未到前，我曾同黄昌俊到永盛、黄琅、泅水一带去听取对两次暴动的反应。一些同学和青年朋友认为，暴动是革命，值得赞许；年老的长辈却说，打倒贪官污吏固然是好事，但“暴动”说起不好听。

这时，我和昌俊都感到，没有上级共产党的领导，全凭我们的义愤去干，要创造个“雷波独立，成立川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新天地是办不到的。

恰在这时，黄昌俊接到一个曾在二十八军陈离师部任少校军职的朋友陈绩昭来信，约他去成都。陈是自贡人，黄埔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我也是曾经会着过的，故昌俊约我也一道走，准备在过乐山时再去找找杨超的关系。这样，1935年春节中，我又同昌俊离开故乡了。

1985年3月3日

记黄琅民众抗暴斗争二、三事

张 国 正

民国初期，军伐割据，战乱四起，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偏僻山区的雷波县，也不例外，同样遭到残酷剥削压榨之灾祸，真是官逼民反，激起群众抗暴斗争，择记二、三事如下，

一、枪杀马海清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冬，新受招安的“绿林人”杨春芳，任汉军邦统兼屯殖军营长，以屯殖司令的头衔，受三边屯殖总司令张午岚的差遣，率领三、四百人枪进驻雷波县城，当时，从县城至柑子乡大岩洞的要道，俱有十余处兵棚，可谓全境皆兵，初则派军粮，收苛捐，开仓借，劫社积，县、区各仓粮尽，进而鱼肉贫民，勒索富室，抢劫行旅，变雷全境皆匪，土司杨先烈首遭其害，骗去统部扣押，勒索千金，继而抄家，土司署、公祠、公馆，洗劫一空，房舍数十间亦被焚毁，尤以便衣队，捉肥吊打，残动非刑，敲榨勒索，强聚良女，无所不为，民众广传：“有钱是祸，有姑娘是祸”，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八月，县内殷富，遭杨部勒索榨取，自数千至数百或数十金银，无一幸免，尤以二、三、四区遭灾祸最惨，虽人民非刑致死，还迫令家属备款取尸，否则以火焚之，官逼民反，忍无可忍，聚众抵抗，开初，选择有利地形和时机，趁其不备，击杀屯殖军，直抵城东一带，民众虽多，毫无组织，或多或少，徒呐喊壮威……，屯殖军察其松散无纪，出兵攻之，俘老弱数人，割首二级，大众溃至汶水镇，

屯殖军连长余德荣，在黄琅闻报回援，赶到汶水，众惊散，尚有百余人避于朱姓碉内，被余放火烧死，尸骸腐朽恶臭，见闻者无不下泪。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九月，屯殖军离开雷波时，因余德荣连结怨彝汉人民最深，在翻箐口过五指坡时，遭到土司杨先烈预先埋伏的数百名彝兵迎头痛击。从箐口至昌蒲田皆伏悍彝，打得余德荣人马，丢盔卸甲，伤亡惨重，且战且退，狼狈逃窜。另一个连长叫马海清，常驻黄琅，手段残忍，毒如蛇蝎，以劫掠抢杀为能事，罪行累累，罄竹难书。黄琅殷富马义兴，对么儿么女视为掌上明珠。马海清见有利可图，先将么儿马成贵绑去，要一千两银子取人，否则再娶其么女。无赖，马义兴托人说情，能否少一些银子？马海清回复，“九百九十九都不行！”结果花一千两银子赎人后，其么女仍被同伙逼娶去了。农民高炳章之弟高益，被绑去关在双园墙杨昌全家碉楼里，因无钱赎人，被马活活撞死，又无钱取尸，马海清等人将尸从三楼窗口上抛之荒野，类似受害之家，不甚枚举。马海清随余德荣溃逃出雷境后，怙恶不改，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农历三月，又纠集数十人枪重返雷波，妄想报伏击之仇。路过黄琅，在黄家茶馆喝茶时，大放阙词，“黄琅有杀人的刀，煮人的锅，马老子今天又回来了，看能把我怎么样？”当时，被黄琅民团负责人罗邦锡听到，不露声色，急步回转，火速召集民团数十人枪，奔捷路直插石梯子湾一线埋伏，等候马的到来。马海清奸狡巨滑，从茶馆动身时，为混淆视线，

将身穿的黄军服脱来搭在岳连长滑竿上，自己也坐上滑竿，耀武扬威地，沿大路朝着海口方向进发。这伙人边走边哼着：“好个黄琅城，山高路不平……”的¹调走着，正在得意妄形之际，砰！砰！砰！一排枪子向着搭黄军服的滑竿射去。岳连长被打死了。马海清惊恐万状，跳下滑竿，指挥还击，边打边退，企图逃进黄琅城。而城门早已关闭，急转较场坝，躲进方万杰家石碉楼负隅顽抗，打死团丁一名，而马海清等歹徒已成²中之鳖，被团丁们包围。城内民众拾来土炮，连发两炮，碉楼被轰塌一角。众呼缴枪不杀；里面的兵先把枪弹甩出碉外，而后将马捆绑献出。罗邦锡向投降人训话后，遣返其回家，接着开始处置马海清，把他押到黄琅街上示众，控诉申冤和围观民众蜂拥而来，受害者剥去马海清的上衣，用匕首在他的两肩戳洞，插上香烛，祭奠团丁。马成贵持着匕首，控诉道：“九百九十九都不行，硬要一千哪……”怒斥未止，匕首刺进了马的头皮。马无赖地说：“杀就杀，落在你们的锅儿头，随便你们熬”祭毕，在众怒斥责吼声中，执行就地枪毙。真是。除掉马海清人心大快。

二、缴金鸿仁连的枪

川军第八师委李光明任雷波县知事上任时，随带八师冷寅东支队的两连人枪驻扎雷波县城，一个连长叫金鸿仁，另一个连长姓杨。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四月，川军各派混战，在杨森“统一之战”中，八师师长陈洪范从乐山败退至沐川整编，后被彻底打垮，陈把残军交给了冷寅东。自己削发上峨眉山当和

尚去了。八师余部归川军（国民革命军）第九师刘子贤统领，冷寅东被刘委任宜安当专员去了。

驻雷的两个连，在上述事变中，杨连长先走一步，赶上了整编。金鸿仁连于六月八日从黄琅开赴石角营。得知情况有变，自感靠山不稳。加之所带的兵，一半是雷波人，一半是越西人（金也是越西人），不团结，不好带。想趁此机会别开生面，于是决定把队伍拉回雷波，另寻出路。

黄琅仕绅，不断听到路人传言，说金鸿仁要洗劫黄琅，返回雷波。于是，以团总徐绍柏为首，在城隍庙召集各团正和练员开紧急会议，吃血酒，赌咒发誓。参加人员有：东团团正季成志，练员张文松；西团团正姚光耀，练员杨兴耀；南团团正秦恩荣，练员何金伦；北团团正杨学渊，练员范修品。其内容是：组织各团练的团丁，按照各团管辖的地段，安排兵力部署。倘若金鸿仁连真洗劫黄琅，大家一齐开火，把这一连人消灭。为了统一意志和决心，徐绍柏首先发誓，他手摸着城隍菩萨，摇了三下说：“找隍菩萨，如果这次打了金连长，我若把责任推到下边的人，被乱刀砍死”。季成志也拍神台三下说：“我如果把责任推到下边，遭蛮炮打死”。其他与会人也相继发了誓。就这样，对付金鸿仁的武装力量，在徐绍柏的统领下组成了。

五月初一天，金鸿仁连到达黄琅后，连部就设在徐绍柏家。他一面应付金鸿仁的伙差，观察动向，一面部署兵力，随机应变。各团正领兵严正以待，伺机出击。初二天早晨，搭伙陆续上路，

金鸿仁连的人马还在街上集合出发，此时，雷波兵与越泊兵发生内讧，先打了一排枪，各团正的兵力听到枪声，认为金连人马洗劫黄琅开始，于是枪声四起，向正街袭来。杨兴耀率领的二百多名团丁（含部分群众），既吼号子又打枪，从小海子对面朝正街方向抄袭过来；张文松、何金伦带的八十多名团丁封锁正街和小南门一线，黄琅全城都沸腾了。

金鸿仁听到枪声和号子响成一片，知情紧急，唯恐丧命，紧挽着徐绍柏出面招呼，边走边喊：“不要开枪打兄弟伙。我承认缴枪！”并要求徐下令不要开枪。徐绍柏高呼：“金连长愿意缴枪，弟兄们不要打了！”双方停火后，团丁和部分民众一涌而上，缴了金鸿仁连的全部枪弹，民伙们抢的大烟、白银等，亦被部分人一抢而空。在冲突中，金鸿仁连和团丁各死伤二人。

金鸿仁连的枪虽被缴了，但他属川军的正规部队，雷波县知事唐家仲又是第八师委任的。金到雷波后，向冷寅东告急。不久，县知事又由川军第四师委派赵书堂充任，冷寅东也派陈营长（外号陈屠户）领兵清剿，扬言踏平黄琅城。捉拿徐绍柏，砍六十四个人头回乐山交差。陈屠户的部队开到石角营，营部驻文昌宫。这时，刘九师部下一个招安管长蒋东海，获悉陈要血洗黄琅，也带领一个营的兵力，赶到石角营为陈营长“接风”营，连陈也接着驻，蒋“殷情”挽留陈多住几天，还送给一匹大快马，表面关系很好，实则观动态寻机。一天，蒋带着勤务兵大摇大摆地走进陈的营部，门岗还给蒋敬礼。此时，陈营长正在抽大烟，蒋礼貌